

(元)王實甫 原著 周錫山 編著

《西廂記》註釋彙評

上冊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卷之四

四

卷之四

卷之四

《西廂記》註釋彙評

上冊

(元) 王實甫 原著 周錫山 編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序

《西廂記》是中國和世界文學藝術史上最重要的經典著作之一。

《西廂記》自問世至今，極受學者、讀者和觀眾的歡迎，尤其是在晚明至清代，不僅在舞臺上常演常新，其劇本原作重版竟達一百餘次，可謂是中國文學藝術著作之最，也是二十世紀之前世界文化藝術名著重版最多的作品之一，創造了出版和傳播的奇跡。

在眾多的版本中，明清兩代的注本和評本也很多，這在中國文學藝術著作中可以說是遙遙領先於其他作品的。

《〈西廂記〉注釋彙評》中的注釋部分是吸收前人所取得的成就和優點的基礎上糅合作者精當見解的《西廂記》的最新注釋本，彙評部分更是元明清三代評論和二十世紀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對於具有中等水平文化以上的文史愛好者來說，是一部優秀的古典文學經典的讀物；對於文學和藝術創作作家來說，是一部有用的創作參考資料；對於學者、研究家來說是一部有用的參考文獻。

縱觀五百多年的《西廂記》研究史，研究的成果是通過不斷積累而逐步發展的。明清兩代的注本，為現代學者重新注釋《西廂記》提供了很好的基礎，現代學者的優秀注釋本都吸取了明清注本的成果。對於明清兩代的評論，現代學者對金聖歎的評批的成果吸收很多，可是對其他各家的精彩成果很少吸收，因為大家對這些成果還不甚了解，晚明清初的眾多評批本現今多已成為孤本或罕見的善本，有的甚至很晚纔重新發現。

建國之後，在二十世紀下半期，《西廂記》的注本先後有王季思、吳曉鈴、祝肇年和彌松頤張燕瑾諸人的六七種，這些注本各有特點，而有新的突破的評本則沒有出現，僅在八十年代出版過一種拾掇前人評論的彙評本，彙評的內容也僅是一些常見資料。

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也即二〇〇一年，則有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六十種曲評注》出版，其中收有周錫山《西廂記評注》。全書四十萬言，在全劇正文的每折之後，有周錫山撰寫的注釋和藝術賞析、評論，全書之後又有周錫山本人的兩篇論文：《〈西廂記〉的本事演變與版本述略》和《論曲壇巨擘王實甫和〈西廂記〉的偉大思想藝術成就與巨大影響》（兩萬字）。此外還附錄了一部分《西廂記》歷代版本的序跋（這也是一種重要的評論形式）、元明清三代評論彙編。

承《六十種曲評注》的兩位主編黃竹三教授和馮俊杰教授的美意，我於一九九六年被聘為這部大書的顧問，並承擔《西廂記評注》的寫作。後我因當時手頭任務特別多，沒有時間寫作此書，我就向兩位主編建議改由我推薦的周錫山先生承擔，當即得到他們的同意。這件事情的過程就是如此，當然也可以說得更詳細些。

周錫山早於一九八三年讀到我的第一本《西廂記》研究專著《明刊本〈西廂記〉研究》時就萌發了編纂《西廂記彙評》本的願望，他的這個想法得到戲曲研究的前輩權威趙景深先生的支持。一九八四年一月，趙景深先生還特地介紹他來見我，聽取我的意見，此後又特地來信介紹周錫山的情況。我當時覺得這個願望是很好的，但進行這項工作和出版的條件還不足。此事儘管沒有馬上進行，但我與周錫山則因此而相識了。趙老於一九八五年初仙逝之後，我們時有交往和通信。趙老當年介紹周錫山情況的這封信，我在趙老仙逝後出版的拙著《中國戲曲史探隱》（齊魯書社一九八八年版）卷首《代序：書信十封》（趙老給我的十封信）中全文發表了。自一九八八年初起，周錫山來到上海藝術研究所工作，我們成了同事，我曾先後約請他為我主編的《十大名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版）、《元曲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九〇年初版）、

《明清傳奇鑒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初版）、在我擔當顧問的《志怪小說大觀》（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版）中撰寫文章，都是愉快的合作。

在他因為《西廂記彙評》的編撰設想而與我初次相識的十二年之後，由於《六十種曲評注》的編纂出版計劃的執行，也終於有了出版《西廂記》彙評本的機會，我想到當年趙景深先生的囑托和周錫山本人的願望，就將《西廂記評注》的寫作任務轉托他來完成。

但是這個任務是艱巨的。《西廂記》自明清至當代有了這麼多的版本和注釋、評批本，要收齊各種版本的序跋、評論，還要在這麼多的衆家注本（且大多為名家注本）之後完成新的注釋，既應該吸收前人的成果，在前人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寫出自己的注文，又不能照抄前人，更不能沒有自己的新意，因此，要圓滿完成這麼一部評注新書，是非常困難的。

周錫山愉快地接受了這個艱巨的任務。此後，他在圖書館埋頭遍閱大量的錢裝書，由於都是善本或孤本，祇能手抄，其中的艱辛可想而知。按照主編的預定計劃，他在完成單位的研究任務和他自己別的科研項目的同時，於一九九八年初如期完成全書的編纂和寫作（他接着又與黃明合作完成了《六十種曲評注》中的另一部名著《水滸記評注》，特將全稿送交我「審閱」。我說，我既已信任你，請你承擔這個任務，我就不審稿了，你直接寄給主編吧。兩位主編在審閱全稿後，一字不改地交付出版社；出版社的責編、編審審閱全稿後也一字不改就交付印制了。

《六十種曲評注》出版後，我特將《西廂記評注》全書四十萬字通讀了兩遍。第一遍通讀着重檢查有否錯誤，讀完之後，我給周錫山打了一個電話，通知他說：通讀全書後，沒有發現錯誤。

此後，我又通讀了第二遍，仔細審閱他在此書中有否新的進展。他的注釋和評論頗有一些不同前人的新觀點，也很有一些新的發現。讀完之後，我感到他的意見都能够成立。

《六十種曲評注》出版後頗受好評，報刊上也有多篇評論文章給以贊揚，並於二〇〇二年獲得「中國圖書獎」。《二〇〇四年上海文化年鑒》和《二〇〇四年上海年鑒》記載了周錫山撰寫的《西廂記評注》，並給以很高評價：「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六十種曲評注》榮獲中國圖書獎，其中《西廂記評注》由上海藝術研究所周錫山研究員擔任。周錫山在注釋中指出：《西廂記》『無語怨東風』一語首創性地運用了反用典故的方法，是歐陽修名句『莫怨東風當自嗟』的反用，並對歐詞名句『淚眼問花花不語』作了精妙回答。書中對《西廂記》幾個主要角色崔鶯鶯、張生、紅娘和老夫人作了極具新意的精當評價，又揭示和分析了《西廂記》在世界文學史上首創『知音互賞』式的愛情模式描寫。周錫山認為：『此戲寫出張——崔之戀超越一見鐘情的模式，經過心靈的激烈碰撞，開始上升到青年男女在知音互賞基礎上走入戀愛的長途，在中國和世界文學史上作出首創性的巨大藝術貢獻。他們的愛情，超越一見鐘情的階段，結合愛情受到嚴峻考驗的描寫，作者讓張——崔的才華在高智商的心靈碰撞中，不斷冒出新的愛情火花，從而增進了解，達到靈與肉的結合，形成更高層次的愛。明代傳奇《玉簪記》和長篇小說《紅樓夢》等，實際上都繼承了這種描寫。』

但是周錫山本人對這個評注本還是不滿意，他感到有兩個不滿足：一，限於此書所允許的篇幅、體例和寫作時間，他感到自己重要的新觀點表達得還不够明晰和完整，因此他在此書的基礎上重作整理和增補（包括更醒目地提出《西廂記》對《紅樓夢》的重大啓示和影響），再撰《西廂記》新論一文，發表在權威刊物《戲劇研究》（上海戲劇學院學報）二〇〇五年第四期。同時爲了向中學生普及這部經典著作，他還應岳麓書社之約，於二〇〇五年將《西廂記》改寫成《西廂記》小說插圖本。

二，他在編纂此書時，除了抄錄了明清諸本的評論，也抄錄了明清諸本的眉批和夾批，抄錄和整理了「二十世紀《西廂記》研究的專著和論文索引」，總篇幅達四十萬字之多（加上注明眉批和夾批的原文，共有六十萬字），却因《六十種曲評注》的體例關係而未予收錄和出版，而這些內容對於讀者和學者是非常有用的。

爲此，周錫山決心要完善這個工作，出版一本網羅元明清所有評論（包括眉批和夾批）的完整的《西廂記》注釋彙評，單獨成書出版，以利《西廂記》這部經典著作的傳播，並爲《西廂記》研究者提供更多的參考。我很同意和支持他的這個想法。他也得到了《六十種曲評注》兩位主編和吉林人民出版社的贊同和支持，同意他將《西廂記評注》增補後單獨出版。

自開始進行這個選題起，時間又過了十年，《六十種曲評注》的出版也近五年，周錫山最近在《西廂記評注》的基礎上，發展擴充成《西廂記》注釋彙評一書，請我過目，並請我作序。

周錫山出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著作《西廂記》的熱愛，自發願編纂彙評至今，已有二十二年的歲月。他終於做成此事，可見他是一個有志向、有耐心、有毅力和有能力的學者，板凳敢坐幾個「十年冷」，這些都是一個有成就的學者必備的品質，尤其在當今商品經濟引領時代潮流、人心非常浮躁的時代，是更其難能可貴的。在上海藝術研究所的諸多比我年輕一輩的學者中，我對他的評價一貫較高，了解也最深。《西廂記》注釋彙評這部書的完成和他的其他衆多學術成果，證明了我對他的看法不謬。近年，在邀請他爲我主編的《明清傳奇鑒賞辭典》的《南西廂記》諸篇（還有另外三部名劇）撰稿之後，我本還想邀請他繼續合作，一起編寫《西廂記辭典》，可惜因爲當今學術出版形勢的空前嚴峻而未能馬上着手編撰，只能等諸來日了。

現今呈現在各位讀者、學者面前的《西廂記》注釋彙評不僅彙總了元明清三代的衆多評論，「二十世紀《西廂記》研究專著和論文索引」（還附有二〇〇一至二〇〇五年的研究論文索引）彙總了現當代研究評論的信息，還包括了編著者周錫山本人的研究成果：他的注釋、評論和有關論文。由於明清的諸種注本，互相重復的注釋比較多，注音的方法在現今已經落後並已遭淘汰，所以本書不作「彙注」，以節約大量的篇幅，是明智的。而他本人所作的新注，吸收種類繁多明清注本和現當代的數種注本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作了適合當今讀者閱讀方式、詳略得當的注釋和難句串講。他在引用前人和今

人的重要成果時，都注明了出處，嚴格遵守了學術規範，表現了對前人成果的應有尊重。又能糾正現有注本的錯誤之處，大膽發表自己不同的觀點。好的注釋本，不能僅僅做好難字的解釋和難句的串講，還應有自己的新的獨到的體會和觀點，本書在這方面做了努力。

周錫山先生對《西廂記》所作的彙評，包括《西廂記》（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百年研究專著和論文索引，是全面、系統和精當的，他本人的評論和論文，尤其是其中突破前人的新的觀點和成果，我也是欣賞的。

我認為，周錫山《〈西廂記〉注釋彙評》，系統、全面和完整地收集、整理和總結了元明清三代和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的《西廂記》研究的巨大成果，在認真繼承和高度肯定前人、近人、今人的研究成果同時，又展現了他本人在充分繼承現有成果的非常扎實的基礎上所作出的新的研究成績，有的還可以說是新的發現，所以，此書對於弘揚民族傳統文化，總結經典著作的重大藝術成就和創作經驗，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貢獻，因而成為一部重要的文獻，不僅給研究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也給創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學習文本，更是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的廣大文史愛好者樂於閱讀的經典著作的重要導讀教材。

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起，我研究和評論《西廂記》及其越劇改編本等已有半個多世紀，對《西廂記》這部戲曲經典有着特別深厚的感情。儘管我今年已經八十有八，在近四分之一世紀中，關於《西廂記》的研究已經出版了七本書，約有一百八十篇文章，但我至今沒有停止研究和欣賞《西廂記》的脚步，還不時撰寫並發表一些文章，深感《西廂記》是一部藝術成就極高、意義極其深廣的巨著，有着挖掘不盡的研究價值和欣賞價值。在這個過程中，看到周錫山的《西廂記》研究成果和其他國內外學者的文章、著作，深感「吾道不孤」，是十分欣喜的，因而非常樂意向學術界、創作人員和廣大讀者推薦此書。

前言

中國戲曲名家名作林立，在世界文化史上取得了罕與倫比的偉大成就〔一〕。《西廂記》是中國戲曲最傑出之作，也是中國和世界文學史、藝術史、文化史上極少數不可逾越的高峰式的偉大巨著之一。因此，《西廂記》是作家學習寫作的典範教材之一，也是青年學習傳統文化、提高文化素質的最佳教材之一。

歷代對於《西廂記》的評價極高，而且是一代比一代高。元末明初賈仲明從總結金元戲曲藝術成就的角度指出「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明代王驥德在其《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序》中認為《西廂記》「令前無作者，後掩來哲，遂擅千古絕調」。明末清初金聖歎將《西廂記》與《莊子》、《離騷》、《史記》、杜（甫）詩、《水滸傳》並列為「六才子書」，認定為各文學體裁的最高之作。清代《紅樓夢》第二十三回《西廂記》妙詞通戲語描寫大觀園內第一才女林黛玉拿到《西廂記》後，「越看越愛看」，自覺「詞藻警人，餘香滿口」，「雖看完了書，卻只管出神，心內還默默記誦」，予以極贊。到了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俄國柯爾施主編、瓦西里耶夫著的《中國文學史綱要》說：「單就劇情的發展來和我們最優秀的歌劇比較，即使在全歐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這樣完美的劇本。」二十世紀中後期，日本河竹登志夫《戲劇概論》將《西廂記》和古希臘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印度迦梨陀娑《沙恭達羅》並列為世界古典三大頂級名劇，都從更廣闊的世界戲劇史、文化史的高度，給《西廂記》以精當評價。

因此，閱讀、欣賞和研究《西廂記》，不僅是傳統文化經典的繼承，而且富於多種層面的現代意義。即以其基本主題

「願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來說，不僅歷代深得人心，而且具有世界性的普世意義。其主人公張生的做人精神，也得到當代讀者、學者和文藝家的深度認可：在背信棄義、自食其言者威脅自身幸福的險境下，「感情極度痛苦，但他永不放棄」〔二〕。張生仁義兼備、品學兼優，盡管在他的身上，充滿多方面壓力，「這種壓力來自愛情，來自婚姻，來自事業，來自人性」；這樣的「壓力」，「接通了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兩個終端」。古人和今人，都會感到「壓力」，但張生能夠克服困難，決不退縮動搖，而是堅強面對，變壓力為動力，因而「張珙的勝利，是現代人的驕傲」〔三〕。這樣的認識，充分體現了經典著作歷久彌新的偉大生命力；體現了經典著作的閱讀，是人的素質培育不可或缺的基本養料，意義非同尋常。

為此，筆者編纂本書以饗讀者，並提供學者、作家、藝術家參考。

本書共有六個部分：

- 一、《西廂記》原文、注釋、齣後短評；
- 二、《西廂記》明清刊本和評點本目錄；
- 三、《西廂記》明清版本序跋彙錄；
- 四、《西廂記》元明清評語彙錄；
- 五、《西廂記》明清評點本評語彙錄；
- 六、《西廂記研究》，是筆者研究《西廂記》的專著。

本書的《西廂記》原作，採用明末清初毛晉（一五九一—一六五九）汲古閣《六十種曲》本。

《西廂記》的元刊本蕩然無存，而明刊本（包括選本）則有二百零七種之多，今尚存八十種（其中全本六十一種，選本十九種），且多善本、精本。本書之所以取《六十種曲》本為底本，是因為誠如蔣星煜先生所說，《六十種曲》這套戲曲叢書，「有其無

可比擬的重要性、代表性」，而其中的《西廂記》是元代北雜劇《西廂記》中「最南戲化、最傳奇化」的一種版本，「是以徐士範刊本為底本又參照諸善本作校改，成為最完善而受重視的版本」〔五〕。也即是中國戲曲中南北交融的典範。

作為明末清初最重要的藏書家與出版家之一，汲古閣主人毛晉因為藏書、刻書，而把父親遺留給他的萬頃良田全數變賣，猶如毀家紓難。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在清軍南下，遍地烽火、兵荒馬亂之際，人人都思逃命要緊，毛晉卻不自己性命和財產的安危為念，擔憂歷史、文化文獻散失，全心全意抄錄、刊行傳統經史子集的經典著作和戲曲名著，「他以天下為己任，挑起了發揚民族文化的重擔，精工刊刻，使之廣為流傳」〔五〕。

毛晉在專收明代傳奇名作的《六十種曲》中收入《西廂記》，顯然是將《西廂記》看做為「天下奪魁」的傳奇之祖。二十世紀戲曲研究權威鄭振鐸主編《古本戲曲叢刊》時，在專收戲文和傳奇的初集中，將《西廂記》列為第一部作品，繼承和發揚了毛晉的優良傳統。

毛晉在《六十種曲》的《演劇二套弁言》中說：「會日長至，惜年暗銷，偕二三同志，就竹林花樹，攜尊酒，引清謳，複撚合《會真》以下十劇，挑逗文心，開發筆陣，乃知此類實情種，非書酒也。」並說：「麗情流逸，如中酒，如著魔，上自高人韻士，下至馬卒牛童，以迄雞林（新羅及其周圍國家和地區，指朝鮮半島的當時國家）象胥（翻譯官）之屬，對之無不剔須眉，無不醒肝脾。」意為當時《西廂記》的演出長盛不衰，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人們無不把欣賞《西廂記》當做是賞心悅目的美的享受。即使中原板蕩，戰火連天，敵寇渡江，也要保護中華民族的文化經典、藝術天才創作的傳世精品，不忘美的追求和精神的升華，象征着偉大著作和文化血脈的堅不可摧，千古永垂。

本書選擇毛晉《六十種曲》本《西廂記》，是我們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時代，對這位在民族危亡時刻精心保護、繼承和弘揚民族文化經典與血脈的愛國志士和傑出學者的一種紀念。

本書的《西廂記研究》，結合本書《導論》和每齣後的短評，發表了筆者對《西廂記》的主題思想、人物塑造、寫作成就、美學意義的全面的看法，並在金聖歎評批和歷代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重新認識《西廂記》的偉大藝術成就。例如《西廂記》在世界文化史上，繼承和弘揚《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首創的「琴挑」母題，創造了一個愛情的新的模式——「知音互賞」式的愛情，即具有劃時代的重大意義。

不僅對《西廂記》，筆者對中國文學史、藝術史上的頂級經典著作——文史結合著作如《史記》、《資治通鑑》〔六〕，戲曲如《牡丹亭》、《長生殿》〔七〕，小說如《紅樓夢》、《水滸傳》〔八〕，美學三大家中的拙編《金聖歎全集》〔九〕，拙編《王國維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八、二〇一二〕〔十〕，都有自己系列性的新見解；並通過筆者在學術史上首創的「神秘現實主義和神秘浪漫主義」、「意志悲劇說和意志喜劇說」、「評論和研究西方文藝名著的中國獨創性文論」三個理論之整合和闡發，對古今中外的衆多文藝經典和名著提出新看法，已經出版多種著作、發表多篇論文，並將繼續出書發文，敬希讀者和學者留意並給以嚴格審核與批評。

本書是筆者最早從事的三個專業——古籍整理研究、古代文論研究和古今戲曲研究結合的成果。在此書即將出版的時刻，我極其懷念一九七八年報考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研究生（唐宋文史研究方向）時的主考教授葉百豐先生，和熱忱提攜我報考復旦大學元明清文學專業（戲曲小說研究方向）博士生並擬培養我為學術接班人的「一代宗師趙景深先生」！

本書的編撰，得到我的前輩同事、學術權威、年已九四的蔣星煜先生的提攜和幫助，謹致謝忱！

本人的學術研究，一貫得到年已九九的業師徐中玉先生和年已八六的陳謙豫先生的關心和 support，謹表感念！

周錫山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三日於上海靜安九思齋

注釋

〔一〕筆者已有多篇論文論述此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拙文：《中國戲曲的世界意義》（上海《社會科學報》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國戲曲的首創性貢獻述略》、《論戲曲在中國和世界文學史、美學史上的地位》（《傳統藝術與當代藝術》，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九〇；摘要刊《上海藝術家》一九八八年第四期，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資料中心《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十一期）、《中國戲曲的多元性及其前景之探討》（《戲曲藝術》一九九六年第四期；中國人民大學《戲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一期；王安葵、劉楨主編《東方戲劇論文集》，巴蜀書社一九九七）、《二十世紀中國戲曲回顧與瞻望論綱》（南京：《藝術百家》一九九九年第四期；哈爾濱：《藝術研究》一九九九年第四期；《一九九九·哈爾濱·「千禧之交」——海峽兩岸二十世紀中國戲曲發展回顧和瞻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傳統藝術研究中心，二〇〇二）、《意志悲劇說和意志喜劇說》（《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二十七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上海美學學會編《新世紀美學熱點探索》，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三）和《戲曲中的神秘現實主義和神秘浪

漫主義描寫略論——中國戲曲的首創性貢獻研究之一》（二〇

〇八·香港中文大學主辦《重讀經典：中國傳統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等等。

〔二〕薛若琳《兩對有情人的不同命運》，《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二〇一二年第四期。

〔三〕著名越劇藝術家、尹派女小生茅威濤《張珙是誰》。

〔四〕〔五〕《六十種曲》本《北西廂》考略》，《西廂記的文獻學研究》第三五九、三六一——三六二頁。按蔣星煜先生的論著，都是深思熟慮之作，再版時極少需要修改。只有此文，他寫了兩個完全不同的稿本，在發表《汲古閣六十種曲》及其《北西廂》、收入《明刊本西廂記研究》（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之後，感到言猶未盡，再撰此文，收入此書。

〔六〕以《史記》、《資治通鑑》和「二十四史」等正史為主的資料，已撰寫並出版《流民皇帝——從劉邦到朱元璋》（二〇〇四、增訂本二〇一二，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臨朝太后——從呂太后到

慈禧》同上)、《漢匈四千年之戰》(二〇〇四,修訂本二〇一二,同上),發表《劉邦新論》(《社會科學論壇》二〇〇八年第六期)、《琴挑文君:劫財劫色還是真情實意?》(《新民晚報》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等多篇論文。

〔七〕將出版《牡丹亭註釋彙評》,已出版《摯誠情緣:千古遺恨(長生殿)》(濟南出版社二〇一三);已發表《(牡丹亭)新論》(二〇一〇·上海戲劇學院、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聯合主辦「湯顯祖與『臨川四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湯顯祖研究通訊》二〇一一年第一期)、《昆劇〈長生殿〉和兩〈唐書〉中的李楊愛情新評》(二〇〇七·上海戲劇學院主辦昆劇《長生殿》國際研討會論文集,上海文藝出版社二〇一〇)等多篇論文。

〔八〕已出版《紅樓夢的人生智慧》(北京:海潮出版社二〇〇六,上海錦繡文章出版社二〇一三)、《紅樓夢的奴婢世界》(上海文化出版社一九九五、一九九九、二〇〇〇、二〇〇一,北嶽文藝出版社二〇〇六),將出版《曹雪芹:從憶念到永恒》(濟南出版社二〇一三);已出版《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解讀本(解讀二十一萬字,萬卷出版公司二〇〇九),將出版《水滸傳的人生哲理》;已發表《水滸新說》(《新民晚報》二〇〇八—二〇一一年連載六十六篇)、《古代小說非

理智型「推車撞壁」式激烈爭執的精采描寫》(《九江學院學報》二〇一二年第三期)、《〈水滸傳〉和〈艾文赫〉》(《水滸爭鳴》第二輯,一九八四)、《水滸人物點評》和《金批〈水滸〉的論文多篇》。

〔九〕已出版《金聖嘆全集》導讀、解讀本(六卷七冊法式精裝本,近四百二十萬字;其中導讀和解讀約四十五萬字),將出版《金聖嘆文藝美學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已發表《二十世紀文化十大家的金聖嘆和〈金批水滸〉評論述評》(《中國〈水滸〉學會會刊《水滸爭鳴》第十三、十四輯和中國《水滸》學會主辦「水滸國際網絡·周錫山說《水滸》專欄」)等多篇論文。

〔一〇〕已出版《王國維美學思想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二),已發表《論王國維的偉大學術成就對當代世界的價值》(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臺灣清華大學中文系聯合主辦《紀念王國維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廣州師範學報》一九九八年第八期)等多篇論文。

〔一一〕本課題已經完成並發表以下書籍和論文:《神秘與浪漫——文學名著中的氣功與特異功能》(百花洲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九);《神秘現實主義和神秘浪漫主義導論》(二〇一一·上海·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和復旦、上師大主辦,華師大、交大、上外、上大等聯

合舉辦《中國比較文學第十屆年會暨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莫言獲諾貝爾獎獲獎詞商榷——神秘現實主義和神秘浪漫主義，還是魔幻現實主義？》（二〇一三·上海·同濟大學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上海市作家協會、上海市比較文學研究會等主辦《從泰戈爾到莫言：百年東方文化的世界意義「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論〈老子〉之「道」之為氣》（一九九一·上海外國語大學主辦首屆「中國文化與世界」國際研討會論文，《中國文化與世界》大會論文專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莊子〉對中國文藝的巨大指導作用及其現代意義》（二〇〇六·河南商丘·「莊子文化國際高層論壇」論文）；《錢學森院士的人體科學思想對創新道學文化的重大意義》（二〇〇九·北京·「首屆國際老子道學文化高層論壇」論文）；《論印度佛教文化對中國文學的全面滲透和巨大影響》（一九九五·上海外國語大學主辦第二屆「中國文化與世界」國際研討會論文，《中國文化與世界》第五輯，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七）；《戲曲中的神秘現實主義和神秘浪漫主義描寫略論——中國戲曲的首創性貢獻研究之一》（二〇〇八·香港中文大學主辦《「重讀經典：中國傳統小說與戲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九）；《〈牡丹亭〉和三婦評本中的夢異描寫述評》（二〇〇六·中國遂昌·湯顯祖國際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杭州：西泠書社二〇〇八）；《〈水滸傳〉中的神秘主義描寫述評》（《中國〈水滸〉學會會刊《水滸爭鳴》第十二輯，北京：團結出版社二〇一三）；《〈史記〉、〈夷堅志〉和今人名著中的占卜描寫述評》（《廬山文化研討會」論文《九江師專學報》二〇一一年）；《〈江湖奇俠傳〉的內功描寫研究》（二〇一〇「平江不肖生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又刊《武當》二〇一一年第九、十期）；《宗璞小說中的神秘主義題材和表現手法試論》（復旦大學「宗璞小說研討會」論文，傅秋敏、周錫山主編：《中國比較文學旅法學會會刊《對流》第六期，法國巴黎，二〇一〇）。

〔一二〕已發表《意志悲劇說和意志喜劇說》（二〇〇七·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與雲南大學聯合主辦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第十五屆年會論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會刊《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二十七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八）。

〔一三〕已發表《中國之石和西方之玉——中國文論評論和研究西方文藝名著方法論綱》（二〇〇九·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與四川大學、四川師範大學聯合主辦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第十六屆年會論文，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學會會刊《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三十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〇）。

導論 曲壇巨擘王實甫和戲曲巨著《西廂記》

一 王實甫的生平與創作

王實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市）人。生卒年不詳，據元周德清《中原音韻》自序，可推定他於泰定元年（一三二四）時已經去世。生平事迹不詳。孫楷第《元曲家考略》據蘇天爵《元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王公行狀》的記載，認為王實甫即王結之父。文中有關王實甫的內容為：

公易州定興人……父德信，治縣有聲。擢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與臺臣議不合，年四十餘，即棄官不復仕，累封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參知政事，護軍，太原郡公。

此文中所記王德信，於惠宗至元二年（一三六六）猶在世，這同《中原音韻》自序和《錄鬼簿》的記載（按《錄鬼簿》自序作於至順元年即一三三〇年，此書亦將王實甫列入「前輩已死名公才人」）相牴牾，且籍貫與王實甫不同。故而學術界一般皆持否定態度。

有關他的重要資料有兩則——